

高端访谈

盲目热炒“生货”概念 恐将拍卖推向死胡同

——专访北京银座拍卖执行董事贾晋华

资本市场从来都是挑剔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也不例外。随着买家群体的不断成熟,他们对拍品的要求也是水涨船高,除了高价位的真精稀“大货”,还得是市场难得一见的“生货”。与此同时,生货概念不断被热炒。这在北京银座拍卖执行董事贾晋华看来却不容乐观,“生货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盲目热炒会增加拍品的征集难度,甚至可能将拍卖推向死胡同”。



时间回到20多年前,法律专业的贾晋华刚刚毕业。对他而言,走上文物艺术品拍卖之路,成为山西省最年轻的拍卖师,可能是他当时从未想过的事情,更别提到北京开启更广阔的艺术品拍卖事业。

2016年,贾晋华加盟北京银座拍卖,也为这家企业注入了晋商的基因。拍卖是高度诚信的行业,这与晋商所强调的“诚信为本,义利并重”不谋而合。银座拍卖基础很好,在业界口碑不错。我来银座之后,其实与山西结合得更紧密了,因为资源更加容易匹配和对接,这就是北京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天然优势。”贾晋华说道。

然而,贾晋华来京的时机似乎并不理想,因为恰逢拍卖市场的深度调整期。对于市场这一变化,像银座拍卖这样的中型拍卖企业似乎更能感到寒意。贾晋华认为:“市场的泡沫主要是普品在精品带动下的普遍跟涨,这几年市场行情不温不火,与消化这个泡沫有很大关系。在这样的市场形势下,如果延续原来的模式,企业生存压力会越来越大。我第一个思路就是减量提质,控制成本。除此之外,就是找好公司的定位,做好优势

项目的经营”。

对于银座拍卖来说,最具特色的专场无疑是“名人故物专场”。从孟小冬、阎锡山,到邓丽君、梅兰芳,每个专场都是反复雕琢。在贾晋华看来:“重要拍品的高价位成交,影响力不亚于一场学术展览,名人故物专场同样也是一种品牌和学术的延续。这些拍品基本都是同一藏家旧藏,流传有序,无底价拍卖,买家会有更大的参与空间,所以今年春拍还将继续推出阎锡山故物专场的下半场”。

现实问题是,这些专场的总成交额并不算高,甚至抵不过一件重要书画作品的价格,而成本压力会对企业运营持续造成考验。对此,贾晋华给出了他的分析:“名人故物专场没法简单用利润或金钱衡量,它更是一种企业品牌形象的树立,希望通过这种学术梳理,让市场记住这家公司,提高企业品牌知名度。每一次专场拍卖,买家资源是有交叉重合的,除了票友、粉丝,还有很多收藏书画和家具的客人,买家对名人本身的认可、喜欢,也可能拍出意想不到的价格,所以招商压力不是很大。另外,在这些专场中,一些珍

贵的文献资料也会得以公开,可以为研究学者拾遗补缺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在春拍即将举槌之际,“艰难”一词被业界反复提及。贾晋华也有明显的感受:“春拍征集到现在,总体还是比较难,市场看不到明显好转的趋势。对于我们来说,一方面要控制拍品数量,控制经营成本;另一方面要找市场认可又能卖得掉的精品,这是拍卖企业都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徐磊



张大千《松风晓霭图》

2001年	香港佳士得	552.79万港元
2012年	香港佳士得	2978万港元
2013年	北京保利	3910万元
2016年	北京银座	5865万元

人物专访

●北京商报:2019年拍卖市场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提质减量是出路吗?

贾晋华:在目前的大形势下,市场没有明显回暖趋势,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种迹象,主要体现在信心、资金两个方面。其实,市场的信心还在,但是资金跟不上,这会对最终的成交与交割造成影响,尤其是大价位标的更是一个未知数。对于拍卖行来说,提质减量还不够,要在拍品选择上更加谨慎,首先要考虑的是能否成交的问题,接下来的努力方向就是促成交、促付款。

●北京商报:业界一直在力推“生货”概念,对此您怎么看?

贾晋华:“生货”概念的提出,的确为市场带来了不少人气,但这种信息传递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一些买家只买生货。生货一定好吗?反复交易不也是流传有序吗?生货资源的存量是有限的,尤其是一些重要拍品,会在企业和机构收藏中沉淀下来,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在市场中释出,生货资源会越来越枯竭,盲目热炒这一概念会增加征集难度,甚至可能将拍卖推向死胡同。

举个例子,张大千《松风晓霭图》2001年在香港佳士得以552.79万元成交,时隔十余年之后,又有2012年香港佳士得2978万港元、2013年北京保利3910万元的拍卖记录,最终在北京银座2016年春拍以5865万元成交。15年间成交额10倍增长说明两个问题,首先,大师级艺术家精品一定是市场追逐的目标。其次,拍品的价值与拍卖频次并无直接关联,拍品以往清晰的交易记录,反而会给市场提供更多参考和借鉴。

●北京商报:如果买家资金困难,最终出现“拍而不付”的问题怎么办?

贾晋华:“拍而不付”这一问题似乎比较常见于媒体报道。对于拍卖企业而言,首先要客观对待这个问题。买家群体是拍卖行的核心资源,的确是需维护的,但对于恶意拖欠的买家,要予以坚决抵制。买家确实经济有困难的,可以申请分期付款或者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

从《卡尔韦洛山》看中国山水精神

巴尔蒂斯(Balthus)是法国著名画家,其风景画《卡尔韦洛山》与中国道家精神有共通之处。这一点在法国艺评家克莱尔所讲“巴尔蒂斯风景画受中国道家阴阳观念的影响逐渐明显”观点中得到验证。

中国道家观念与西方文艺复兴前的艺术有某些相似。如巴尔蒂斯所言:“我在卡尔韦洛城堡描画的风景类似于那些宋代画家捕获的山水,我没有试图以更具中国特色或者日本特色的视角渲染我看待它们的眼光。它们自发地与远东风景相连,仿佛是寻求一致的相同探索的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他与中国传统艺术所要达到的思想观念是一致的、相同的。

围绕这幅画我们也能看到中国道家精神的体现,正是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开启了巴尔蒂斯“多元化”的艺术思维。“天人合一”是对自然的敬畏及以物观物的情怀来体验客观存在,中国古代山水画的思想根源其实从本质上讲还是来自道家思想。正如华裔著名学者方闻先生所讲:“在道教的影响下,4世纪山水画表现出人们新的神秘追求:欲将自己置身于精神世界”。

“4世纪的山水画”可以说是中国山水画的源始,而宗炳也是“道家画家”。他给山水赋予了内在的本质涵义:“神本亡端,栖形感类”,物象之神才是真正要去表达或体察的本质存在,而至于枝节末梢的

具体形状则是要退隐其次,同时,这也是巴尔蒂斯在画面中所要体现的精神。作为带有明显的中国道家精神体现的标志,其形式结构的处理、色彩线条的把握,及画面意境的涵融,都与中国古代山水画有类似之处。

《卡尔韦洛山》的素描稿是巴尔蒂斯晚年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尤其画面中在右下角增加了两个微小的人物形象,这两个人物的出现使画面上多了一层视域关系,与中国山水画的姻亲也更紧密了。克莱尔认为:“巴尔蒂斯睿智地用自己的方法重组了宋代画家的三远透视法,他在这一时期作品中成功地表达了宋人山水画中那种无穷无尽的、天人合一的内涵”。



巴尔蒂斯作品《有树的风景》

作者卢家华,中国美术学院油画博士,中国美术学院继续教育学院油画高研班特聘导师,中国文化艺术发展促进会艺术博士工作委员会画家。大型军史画《力挽狂澜》、《势如破竹》被博物馆收藏,大型历史画《扬州盐商宴乐图》、《苏轼与黄楼》被无锡大运河博物馆收藏。